

書名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編號 D8622200

卷十九



彩色首頁1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時人不解蒼天意

也須陰陽兩相扶

枉使身心着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名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長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做嫡女看成待其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房奩衣飾之類盡數與潘家原聘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醒世恆言四十卷 清衍慶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第十九卷

白玉孃忍苦成夫

兩眼乾坤舊恨一腔今古閒愁隋宮吳苑舊風流寂寞
斜陽渡口興到豪吟百首醉餘憑弔千秋神仙迂怪
總虛浮只有綱常不朽

這首西江月詞是勸人力行仁義扶植綱常從古以來富
貴空花榮華泡影只有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傳萬古
隨你負擔小人聞之起敬今日且說義夫節婦如宋弘不
棄糟糠羅敷不從使君此一輩豈不是扶植綱常的又如
王允欲娶高門預逐其嬖買臣宦達太晚見棄手妻那一
輩豈不是敗壞綱常的真个是人心不同涇渭各別有詩
為證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蘇軾詩集

王允棄妻名遂損 買臣離婦志堪悲

夫妻本是鴛鴦鳥 一對樓時一對飛

話中單表宋末時，一箇文夫姓程，雙名萬里，表字鵬舉，本貫彭城人。氏父親程文業，官拜尚書。萬里十六歲時，椿萱俱喪，十九歲以父蔭補國子生員，生得人材魁岸，志格非凡。性好讀書，兼習弓馬，聞得元兵日盛，深以為憂，曾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觸忤時宰，恐其治罪，棄了童僕，單身潛地走出京都，却又不放回鄉，欲往江陵府投奔京湖制置使馬孝祖。未到漢口，傳說元將兀良哈歹統領精兵，長驅而入，勢如破竹。程萬里聞得這箇消息，大喫一驚，遂不敢前行。躊躇之際，天色已晚，但見片片晚霞迎落日，行行倦鳥盼歸巢。

片片晚霞迎落日 行行倦鳥盼歸巢

程萬里想道：且尋宿店，打聽個實信，再作區處。其夜只聞得戶外行人奔走不絕，却都是上路逃難來的百姓，哭啼啼，耳不忍聞。程萬里已知元兵迫近，夜半便起身，趨衆同走。走到天明，方纔省得忘記了包裹，在客店中來路已遠，却又不好轉去取討，身邊又沒盤纏，腹中又餓，不免到村邊中告乞一飯。又好擇扎路途，約莫走半里遠，近忽於斜橋裏一陣兵直衝出來。程萬里見了，飛向側邊一個林子裏躲避。那枝兵不是別人，乃是元朝元帥兀良哈歹部下萬戶張猛的遊兵，前鋒哨探見一個漢子，面目雄壯，又無包裹，躲向樹林中而去，料道必是個細作，追入林中，不管好歹，一索網翻解到張萬戶營中。程萬里稱是避兵百姓，並非細作。張萬戶見他面貌雄壯，留為家丁。程萬里事

出無奈只得跟隨每日聞見元兵所過殘滅如秋風掃葉
心中暗暗悲痛正是

寧為太平犬

莫作離亂人

却說張萬戶乃興元府人氏有千斤膂力武藝精通昔年
在鄉里間豪橫守將知得他名頭收在部下為偏裨之職
後來元兵犯境殺了守將叛歸元朝元主以其有獻城之
功封為萬戶撥在元良哈歹部下為前部嚮導屢立戰功
今番從軍日久思想家裏寫下一封家書把那一路擄掠
下金銀財寶裝做一車又將擄到人口男女分做兩處差
帳前兩箇將校押送回家可憐程萬里遠離鄉土隨着眾
人一路啼啼哭哭直至興元府到了張萬戶家裏將校把
家書金銀交割明白又令那些男女叩見了夫人那夫人

做人賢慧就各撥一個房戶居住每日差使伏侍將校討
了回書自向軍前回覆去了程萬里住在興元府不覺又
經年餘那時宋元兩朝講和各會罷軍將士寧家張萬戶
也回到家中與夫人相見過守合家奴僕都來叩頭程萬
里也只得隨班行禮又過數日張萬戶把擄來的男女揀
身材雄壯的留了幾個其餘都轉賣與人張萬戶喚眾人
來分付道汝等不幸生于亂離時世遭此塗炭或有父母
妻子料必死于亂軍之手就是汝等還喜得遇我所以尚
在若逢着別個死去幾時了今在此地雖然是個異鄉既
為主僕即如親人一般今晚各配妻子與你們同安心居
住勿生異心後日帶到軍前尋些功績博個出身一般富
貴若有他念犯出事來斷然不饒的眾人都流淚叩頭道

若得如此乃老爹再生之恩豈敢又生他念當晚張萬戶
就把那擄來的婦女點了幾名夫人又各賞幾件衣服張
萬戶與夫人同出堂前衆婦女跟隨在後堂中燈燭輝煌
衆人都叉手侍立兩傍張萬戶一一喚來配合衆人一齊
叩首謝恩各自領歸房戶且說程萬里配得一個女子引
到房中掩上門兒夫妻敘禮程萬里仔細看那女子年紀
約有十五六歲生得十分美麗不像个以下之人怎見得
有西江月爲證

兩道眉彎新月一雙眼注微波青絲七尺挽盤螺粉臉
吹彈得破望日嫦娥盼夜秋宵織女停梭画堂花燭
聽歡呼兀自含羞怯步

程萬里得了一个美貌女子心中歡喜問道小娘子尊姓

何名可是從幼在宅中長大的麼那女子見問沉吟未語
早落下兩行珠泪程萬里把袖子與他拭了問道娘子爲
何掉泪那女子道奴家本是重慶人氏姓白小字玉孃父
親白忠官爲統制四川制置使余玠調遣鎮守嘉定府不
意余制置身亡元將兀良哈歹乘虛來攻食盡兵疲力不
能支破城之日父親被擒不屈而死兀良哈元帥怒我父守
城抗拒將妾一門抄戮張萬戶憐妾幼小幸得免誅帶歸
家中爲婢伏侍夫人不意今日得配君子不知君乃何方
人氏亦爲所擄程萬里見說亦是羈囚觸動其心不覺也
流下泪來把自己家鄉姓名被擄情由細細說與兩下樓
慘一場却已二鼓夫妻解衣就枕一夜恩情十分美滿明
早起身梳洗過了雙雙叩謝張萬戶已畢玉孃原到裏邊

西華傳卷之十一
去了。程萬里感張萬戶之德，一切幹辦公事，加倍用心，甚得其歡。其夜是第三夜了，程萬里獨坐房中，猛然想起功名未遂，流落異國，身為下賤，玷宗辱祖，可不忠孝兩虛。欲待乘間逃歸，又無方便。長歎一聲，潸潸淚下。正在自悲自歎之際，却好玉嬈自內而出，萬里慌忙拭淚，相迎容顏慘淡，餘涕尚存。玉嬈是個聰明女子，見貌辨色，當下挑燈共坐，叩其不樂之故。萬里是個把細的人，倉卒之間，豈肯傾心吐膽，自苦道：

夫妻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當下強作笑容，只答應得一句道：「沒有甚事。」玉嬈情知他有些含糊隱匿之情，更不去問他，直至掩戶息燈，解衣就寢之後，方纔低低啓齒，欸欸開言道：「程郎妾有一言，日欲奉

勸，未敢輕談。適見郎君有不樂之色，妾已猜其八九。郎君何用相瞞？萬里道：「程某並無他意，娘子不必過疑。」玉嬈道：「妾觀郎君才品，必非久在人後者，何不奮徑逃歸，圖個顯祖揚宗，却甘心在此為人奴僕，豈能得個出頭的日子？」程萬里見妻子說出恁般說話，老亦驚訝，心中想道：「他是婦人，女子怎麼有此丈夫見識？道着我的心事。」且尋常人家夫婦分別，還要多少留戀，不合今成親三日，恩愛尚纔起頭，豈有反勸我還鄉之理？只怕還是張萬戶教他來試我。便道：「豈有此理？我爲亂兵所執，自勞碌死，幸得主人釋放，留爲家丁，又以妻子配我，此恩天高地厚，未曾報得，豈可爲此背恩忘義之事？汝勿多言。」玉嬈見說，嘿然無語。程萬里愈疑是張萬戶，試他到明早起身，程萬里思想張萬

戶教他來試我。我今日偏要當面說破，固住了他的念頭。不來隄防，好辦走路。梳洗已過，請出張萬戶到廳上坐下。說道：「真老爹夜來妻子，忽勸小人逃走。小人想來，當初被游兵捉住，蒙老爹救了性命，留作家丁。如今又配了妻子，這般恩德，未有寸報，只以小人為母，已死親戚，又無只此便是家了。還教小人逃到那里去？小人昨夜已把他埋埋，一番恐怕他自已情虛，反來造言累害小人。故此特稟知老爹張萬戶聽了，心中大怒，即喚出玉孃，罵道：「你這賤婢，當初你父抗拒天兵，兀良元帥要把你閹門盡斬，我可怜你年紀幼小，饒你性命，又恐為亂軍所殺，帶回來恩養長大，配個丈夫，你不思報効，反教丈夫背殘，要你何用？教左右快取家法來，吊起賤婢，打一百皮鞭。」那玉孃滿眼垂淚。

啞口無言，眾人連忙去取索子，家法將玉孃一索網翻，正是

分明指與平川路，反把忠言當惡言。

程萬里在旁邊見張萬戶發怒，要吊打妻子，心中懊悔道：「原來他是真心，到我害他了，又不好過來討饒，正在危急之際，恰好夫人聞得丈夫發怒，要打玉孃，急走出來救護。原來玉孃自到他家，因德性溫柔，舉止閨雅，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夫人平昔極喜懼他的名，雖為婢，相待却像親生一般，立心要把他嫁個好丈夫。因見程萬里人材出眾，後來必定有些好日，故此昨晚就醮與為妻。今日見說要打他，不知因甚緣故，特地自己出來，見家人正待要動手，夫人止住，上前道：「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孃？」張萬戶把程

萬里所說之事告與夫人。夫人所過玉嬈道：「我一向憐你幼小聰明，特揀個好丈夫配你。如何反教丈夫背去逃走？本不當救你，便是姑念初犯，與老爹討饒。下次再不可如此。玉嬈並不回言，但是流淚。夫人對張萬戶道：「相公，玉嬈年紀甚小，不知世務，一時言語差誤，可看老身分上，姑恕。這次罷張萬戶道：「既夫人討饒，且恕這賤婢，倘若再犯，罪俱罰。玉嬈含淚叩謝而去。張萬戶喚過程萬里道：「你做人忠心，我自另眼相看。你程萬里滿口稱謝，走到外邊，心中又想到：「還是做下圈套來試我。若不是怎麼，這樣大怒，要打一百。夫人剛開口討饒，便一下不打，況夫人在裏面，那里曉得這般快就出來護救？且喜昨夜不曾說別的話語。還好到了晚間，玉嬈出來見他，雖然面帶憂容，却沒有一

毫怨恨意思。程萬里想道：「發是試我了。說話越加謹慎。又過了三日，那晚玉嬈看了丈夫上下，只管相着，欲言不言。如此三四次，終是忍耐不住，又道：「妾以誠心告君，如何反告主人？幾遭毒手，幸得夫人救免。然細觀君才貌，必為人器，為何還不早圖去計？若戀戀于此，終作人奴，亦有何望？程萬里見妻子力勸他逃走，心中愈疑道：「前日恁般喚責他，豈不怕？又來說起，一定是張萬戶又教他來試我。念頭果然決否？也不回言，徑自收拾而臥。到明早，程萬里又來稟知張萬戶。張萬戶聽了，暴躁如雷，連喊道：「這賤婢如此可恨，快拿來敲死了罷。左右不敢怠緩，即向裏邊來喚夫人。夫人見喚玉嬈，料道又有其事，不肯放將出來。張萬戶見夫人不肯放玉嬈出來，轉加焦躁，却又得着夫人面皮，不

好十分催逼暗想道這賤婢已有外心不如打發他去罷
倘然夫妻日久恩深被這賤婢哄熱連這好人的心都要
變了乃對程萬里道這賤婢兩次一番誘你逃歸其心必
有他念料然不是為你久後必被其害待今晚出來明早
就教人引去賣了別揀一個好的與你為妻程萬里見說
要賣他妻子方纔明白渾家果是一片真心懊悔失言便
道老爹如今警戒兩番下次諒必不敢總再說小人也斷
然不聽若把他賣了只怕人說小人薄情做親纔六日就
把妻子來賣張萬戶道我做了主誰敢說你道罷徑望裏
邊而去夫人見丈夫進來怒氣未息恐還要責罰玉孃連
忙教閃過一邊起身相迎並不問起這事張萬戶却又怕
夫人不捨得玉孃出去也分毫不題且說程萬里見張萬

戶決意要賣心中不忍割捨坐在房中暗泣直到晚間玉
孃出來對丈夫哭道妾以君為夫故誠心相告不想君反
疑妾有異念女中家俠數告主人主人性氣粗雄必然懷恨妾不知
死所矣女中家俠然妾死不足惜但君堂堂儀表甘為下賤不圖歸
計為恨耳程萬里聽說泪如雨下道賢妻良言指迷自恨
一時錯見疑主人使汝試我故此告知不想反累賢妻玉
孃道君若肯聽妾言雖死無恨程萬里見妻子恁般情真
又思明日就要分離愈加痛泣却又不肯對他說知含泪
而寢直哭到四更時分玉孃見丈夫哭之不已料必有甚
事故問道君如此悲動定是主人有害妾之意何不明言
程萬里料瞞不過方道自恨不才有負賢妻明日主人將
欲鬻汝勢已不能挽回故此傷痛玉孃聞言悲泣不勝兩

個攪做一團，嘆便咽咽，却又不敢放聲哭。天明，即便起身，梳洗玉孃將所穿繡鞋一雙與丈夫換了一雙舊履。道後日倘有見期，以此為証。誓一永別。妾抱此而死，有如同宗說罷，復相抱而泣。各將鞋子收藏到了天明。張萬戶坐在中堂，教人來喚程萬里，忍住眼淚一齊來見。張萬戶道：「你這賤婢我自幼撫你成人，有甚不好，屢教丈夫背主，本該一劍斬你，便是。且看夫人份上，姑饒一死。你且到好處受用去罷。」叫過兩個家人，分付道：「引他到牙婆人家去，不論身價，但要尋一下等人家，磨死，不受人擡舉的。」這賤婢便了。玉孃要求見夫，六拜別。張萬戶不許。玉孃向張萬戶拜了兩拜，起來對着丈夫道：「尊保重，合着眼淚，同兩個家人去了。程萬里腹中如割，無可奈何，送出大門，而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比及夫人知覺，玉孃已自出門去了。夫人曉得張萬戶情性誠懇，他害了玉孃性命，今日脫離虎口，到也罷他。且說兩個家人引玉孃到牙婆家中，恰好市上有個經紀人家，要討一婢，見玉孃生得端正，身價又輕，連忙兌出銀子，交與張萬戶家人，將玉孃領回家去，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妻子去後，轉思轉悔，每到晚間，走進房門，便覺慘傷，取出那兩隻鞋，見在燈前把玩，一箇嗚嗚的啼泣，一箇哭勾多時，方纔睡臥。次後訪聞得，就賣在市上人家，幾遍要情地去再見一面，又恐被人戲破，報與張萬戶，反壞了自己大事。因此又不敢去。那張萬戶見他不聽妻子言語，信以為實，諸事委託，毫不隄防。程萬里假意殷勤，愈加小心。張萬

戶好不喜歡，又要把妻子配與程萬里，不願道，且慢着候隨老爺到邊上去，有些功績，回來尋個名門美眷，也與老爺爭氣。光陰迅速，不覺又過年餘。那時死良哈歹在鄂州鎮守，值五十年誕辰，張萬戶昔日是他麾下裨將，收拾了許多金珠寶玉，思量要差一個能幹的去賀壽，未得其人。程萬里打聽在肚裏，思量趁此機會脫身去罷，即來見張萬戶道：「聞得老爺要差死良爺的壽禮，尚未差人。我想衆人都有掌管脫身不得，小人總是在家沒有甚事，到情願在這差使。張萬戶道：「若得你去最好，只怕路上不慣，喫不得辛苦。程萬里道：「正爲在家自在慣了，怕後日隨老爺出征，受不得辛苦，故此先要經歷些風霜勞碌，好跟老爹上陣。」張萬戶見他說得有理，並不疑慮，就依允了，寫下問候書。

札上壽禮帖，又取出一張路引，以防一路盤詰諸事停當。

捧口起身，與萬里同疊行李，把玉環繡鞋都藏好了。到臨期，張萬戶把東西出來交付明白，又差家人張進作伴同行。又把十兩銀子與他盤纏。程萬里見又有一人同去，心中煩惱，欲要再與張萬戶疑惑，且待臨時。又作區處，當下拜別張萬戶，把東西裝上生口，離了興元，望鄂州而來。一路自有館驛支討口糧，並無擔閣。不則一日到了鄂州，借個飯店寓下。來日清早，二人資了書札禮物，到帥府衙門掛號伺候。那死良元帥是節鎮重臣，故此各處差人來上壽的，不計其數。衙門前好不熱鬧。三通鼓角，死良元帥開門升帳，許多將官僚屬，參見已過。然後中軍官引各處差人進見，呈上書札禮物。死良元帥一看，把禮物查

收分封在外伺候回書衆人答應出來不題且說程萬里
送禮已過恩量要走怎奈張進同病同臥難好脫身心中
無計可施也是他時運出到天使其然那張進因在路上
鞍馬勞倦却又受了些風寒在飯店上坐起病來程萬里
心中歡喜正合我意欲要就走却又思想道大丈夫作事
須要來去明白原向帥府候了回書到寓所看張進時人
事不省毫無知覺自己即便寫下一封書信一齊放入張
進包裹中收好先前這十兩盤纏銀子張進便分用程
萬里要穩住張進的心却摠放在他包裹裡面等到鄂州
一齊買人專送人今日張進病倒程萬里取了這十兩銀
子連路引鋪陳打做一包收拾完備都叫過主人家來分
付道我二人乃與元張萬戶老爹特差來與元良爺上壽

還要到山東史丞相處公幹不想同伴的路上辛苦身子
有些不健如今行動不得若等他病好時恐怕悞了正事
只得且留在此調養幾日我先往那里公幹回來與他一
齊起身即取出五錢銀子遞與道這薄禮權表微忱勞主
人家用心看顧得他病體痊安我回時還有重謝主人家
不知是計收了銀子道早晚伏侍不消牽掛但長官須要
作速就來便好程萬里道這個自然又討些飯來喫飽背
上包裹對主人家叫聲暫別大踏步而走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離了鄂州望着建康而來一路上有了路引不怕盤詰並
無阻滯此時淮東地方已盡數屬了胡元萬望感傷不已
一徑到宋朝地面取路直至臨安舊時在朝宰執都另換

了一班人物訪得見任樞密副使周翰是父親的門生就館于其家正值度宗收錄先朝舊臣子孫全虧周翰提繫程萬里亦得補福建福清縣尉尋了個家人取名程惠擇日上任不在話下且說張進在飯店中病了數日方纔精神清楚眼前不見了程萬里問主人家道程長官怎麼不見主人家道程長官十日前說還要往山東史丞相處公幹因長官有意他獨自去了轉來同長官回去張進大驚道何嘗又有山東公幹被這賊逃我有病逃了主人家驚問道長官一同來的他怎又逃去張進把當初擄他情由細說主人懊悔不迭張進恐怕連他衣服取去卽忙教主人家打開包裹看時却留下一封書信并死良元帥回書一封路引盤纏盡皆取去其餘衣服一件不失張進道這

賊狠子野心者多恁般待他他却一心戀着南邊怪道連妻子也不要又將息了數日方纔行走得軟便去稟知元良元帥另自打發盤纏路引一面行文挨獲程萬里那張進到店中算還了飯錢作別起身星夜趕回家參見張萬戶把元良元帥回書呈上看過又將程萬里逃歸之事稟知張萬戶將他遺書拆開看時上寫道

門下賤役程萬里奉書 恩主老爺臺下萬里向蒙不殺之恩收爲廝養委以腹心人非艸木豈不知感但聞越鳥南棲狐死首丘萬里父母墳墓俱在南朝早暮思想食不甘味意欲稟知恩相乞假歸省誠恐不許以此斗膽輒行在恩相幕從如雲豈少一走卒放某還鄉如放一鶴耳大恩未報刻刻于懷銜環結艸生死不負

張萬戶看罷頓足道我被這賊用計騙過喫他逃了有日
拿住教他碎尸萬段後來張萬戶貪婪太過被人叅劾全
家抄沒夫妻雙雙氣死此是後話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
到任以來日夜想念玉孃恩義不肯再娶但南北分爭無
由訪覓時光迅速歲月如流不覺又是二十餘年程萬里
因為官清正廉能已做到閩中安撫使之職那時宋朝氣
數已盡被元世祖直擣江南如入無人之境逼得宋末帝
奔入廣東崖山海島中駐蹕止有八閩全省未經兵火然
亦彈丸之地料難抵敵待省官不忍百姓罹于塗炭商議
將圖籍版輿上表亦歸元主元主將合省官俱加三級程
萬里陞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到任之後想想與元乃是
所屬地方即遣家人程惠將了向日所贈繡鞋并自己這

隻鞋兒前來訪問妻子消息不題且說娶玉孃那人是市
上開酒店的顧大郎家中頗有幾貫錢鈔夫妻兩口年紀
將近四十並無男女渾家和氏每勸丈夫討個子頭伏侍
坐育男女顧大郎初時恐怕淘氣心中不肯到是渾家叮
囑牙婆尋覓聞得張萬戶家發出個女子一乃攬撥討回
家去渾家見玉孃人物美麗性格溫存心下歡喜就房中
側邊打個鋪兒到晚間又準備些夜飯擺在房中玉孃暗
解其意佯為不知坐在厨下和氏自家走來道夜飯已在
房裏了你怎麼反坐在此玉孃道大娘自講婢子有在這
里和氏道我們是小戶人家不像大人家有許多規矩止
要勤儉做人家平日只是姊妹相稱便了玉孃道婢子乃
下賤之人倘有不到處得免責是矣豈敢與大娘同列

和氏道不要疑慮我不是那等嫉妬之輩就是娶你也到
是我的意思只為忘人中年無子故此勸他取個偏房若
生得一男半女即如與我一般你不要害羞可來同坐
盃合歡酒玉嬈道婢子蒙大娘擡舉非不感激但生來命
薄為夫所棄誓不再適倘必欲見辱有死而已和氏見說
心中不悅道你既自願為婢只怕喫不得這樣苦啞玉嬈
道但憑大娘所命若不如意任憑責罰和氏道既如此可
到房中伏侍玉嬈隨至房中他夫妻對坐而飲玉嬈在傍
篩酒和氏故意難為他直飲至夜半顧大郎喚得大醉衣
也不脫向牀上睡了玉嬈收拾過家火向厨中喫些夜飯
自來鋪上和衣而睡明早起來和氏限他一日紡績玉嬈
頭也不懂不到晚都做完了交與和氏和氏暗暗稱奇又

限他夜中趨趕多少玉嬈也不推辭直紡到曉一連數日
如此毫無厭倦之意顧大郎見他不肯向前日夜紡績只
道渾家妬忌心中不樂又不好說得幾番背他渾家與玉
嬈調戲玉嬈嚴聲厲色顧大郎懼怕渾家知得笑話不敢
別聲過了數日忽爾不過一日對渾家道既承你的美意
娶這婢子與我如何教他日夜紡績却不容他近我和氏
道非我之過只因他第一夜如此作喬恁般推阻為此我
故意要難他轉來你如何反為好成歡顧大郎不信道你
今夜不要他紡績教他早睡看是怎麼和氏道這有何難
到晚間玉嬈交過所限生活和氏道你連做了這幾時
今晚且將息一晚明日做罷玉嬈也才數夜睡覺道勞甚
倦甚合其意喫過夜飯收拾已完到房中各自睡下玉嬈

是欠困的人放倒頭便睡着了顧大郎悄悄的到他舖上
輕輕揚關被進進身子把他身上一摸却原來和衣而卧
顧大郎即便與他解脫衣裳那衣帶都是死結如何扯拽
得開顧大郎性急把他亂扯纔扯斷得一條帶子玉嬈在
睡夢中驚醒連忙跳起被顧大郎雙手抱住那里肯放玉
嬈亂喊殺人顧大郎道既在我家喊也沒用不怕你不從
我和氏在牀假做睡者聲也不則玉嬈摔脫不得心生一
計道官人你若今夜辱了婢子明日即尋一條死路張萬
戶夫人平昔極愛我的曉得我死了料然決不與你干休
只怕那時破家蕩產連性命亦不能保悔之晚矣顧大郎
見說果然害怕只得放手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玉嬈眼
也不合直坐到晚和氏見他立志如此料不能強反認爲

義女玉嬈方纔放心夜間只是和衣而卧日夜辛勤紡織
約有一年玉嬈估計積成布匹比身價已有二倍將來交

與顧大郎夫婦求爲尼姑和氏見他誠懇更不強留把他
這些布匹盡施與爲出家之費又備了些素禮夫婦二人
同送到城南曇花菴出家玉嬈本性聰明不勾三月把那
些經典諷誦得爛熟只是心中記掛着丈夫不知可能勾
脫身逃走將那兩隻鞋子做個囊兒盛了藏于貼肉老尼
出菴去了就取出觀玩對着流淚次後央老尼打聽知得
乘機走了心中歡喜早晚誦經祈保又感顧大郎夫婦恩
德也在佛前保佑後來聞知張萬戶全家抄沒夫婦俱喪
玉嬈想合夫人幼年養育之恩大哭一場禮懺追薦詩云

敬載難忘養育恩

看經禮懺薦夫人

卷十九

七

為人若肯存忠厚

雖不關親也是親

且說程惠奉了正人之命，星夜趕至興元城中，尋個客店，寓下。時日往市中，訪到顧大郎家裏。那時顧大郎夫婦年近七旬，鬚髮俱白，店也收了，在家持齋念佛，人都稱他爲顧道人。程惠走至門前，見老人家正在那里掃地。程惠上前作揖道：「太公，借問一句說話。」顧老還了禮，見不是本處鄉音，便道：「客官，可是要問路徑麼？」程惠道：「不是要問甚麼，張萬戶家出來的程娘子，可在你家了？」顧老道：「客官，你是那望來的？」問他怎麼，程惠道：「我是他的親戚，幼年離亂時，失散如今，特來尋訪。」顧老道：「不要說起當初，我因無子要娶他做個通房，不想自到家來，從不曾解衣而睡，我幾番捉弄他，他執意不從，見他立性貞烈，不敢相犯，到這做義

女與老荆就如嫡親母子，且是勤儉紡織，有時直做到天明，不上一年，將做成布匹，抵償身價，要去出家。我老夫妻不好強留，就將這些布匹送與他出家費用，又備些素禮送他到南城墨花菴爲尼。如今二十餘年了，足跡不曾出那菴門。我老夫婦到時常走去看他，他也當做親人一般。又聞得老尼說：「至今未嘗解衣寢臥，不知他爲甚緣故。」這緣由因老病不曾去看得，客官既是你令親，徑到那里去會度了路，也不甚遠。見時到與老夫代言一聲，程惠得了實信，別了顧老，問墨花菴一路而來，不多時就到了。看那菴也不甚大，程惠走進了菴門，轉過左邊，便是三間佛堂，見堂中坐着箇尼姑，誦經年紀雖是中年，人物到還十分整齊。程惠想道：「是了，且不進去相問，就在門檻上坐着，袖

中取出這兩隻鞋來細玩自言自語道這兩隻好鞋可惜不全那講經的尼姑却正是玉孃他一心對在經上忽聞得有人說話方纔擡起頭來見一人坐在門檻上手巾玩弄兩隻鞋子看來與自己所藏無二那人却又不是丈夫心中驚異連忙收掩經卷立起身向前問訊程惠把鞋放在檻上急忙還禮尼姑問道檀越借鞋履一觀程惠拾起遞與尼姑看了道檀越這鞋是那里來的程惠道是主人差來尋訪一位娘子尼姑道你主人姓甚何處人氏程惠道主人姓程名萬里本貫彭城人氏今現任陝西參政尼姑聽說悲、喜、交、集、卽向身邊囊中取出兩隻鞋來恰好正是兩對尼姑眼中痛、定、思、痛、流淚不止程惠見了側身下拜道相公特差小人來尋訪主母適纔問了顧太公指引到此幸而得見尼姑

道你相公如何得做這等大官程惠把歷官閩中并歸元歷任至此說了兩遍又道相公分付如尋見主母卽迎到任所相會望主母收拾行李小人好去雇備車輛尼姑道吾今生已不望鞋履復合今幸得全吾願畢矣豈別有他想想、你、將、此、鞋、歸、見、相、公、夫、人、爲、吾、致、意、須、做、好、官、勿、負、朝、廷、勿、辜、民、下、我、出、家、二、十、餘、年、無、心、塵、世、矣、此、後、不、必、掛、念、程、惠、道、相、公、因、念、夫、人、之、義、誓、不、再、娶、夫、人、不、必、固、辭、尼、姑、不、聽、望、裏、邊、自、去、程、惠、央、老、尼、再、三、苦、告、終、不、肯、出、程、惠、不、敢、苦、逼、將、了、兩、隻、鞋、履、回、至、客、店、取、了、行、李、連、夜、回、到、陝、西、衙、門、見、過、主、人、將、鞋、履、呈、上、細、述、顧、老、言、語、并、玉、孃、認、鞋、不、肯、回、來、之、事、程、參、政、聽、了、甚、是、傷、感、把、鞋、履、收、了、卽、移、交、本、省、那、省、官、與、程、參、政、昔、年、同、在、閩、中、爲

官有僚友之誼見子來故甚以為奇卽行檄仰興元府官
吏具禮迎請興元府官不敢怠慢準備衣服禮物香車細
登笙簫鼓樂又取兩個丫鬟伏侍同了僚屬親到曇花巷
來禮請那時滿城人家盡皆曉得當做一件新聞扶老挈
幼爭來觀看且說太守同僚屬到了巷前下馬約退從人
徑進巷中老尼出來迎接太守與老尼說知來意要請程
夫人上車老尼進去報知玉孃見太守與眾官來請料難
推托只得出來相見太守道本省上司奉陝西程參政之
命特着下官等具禮迎請夫人上車往陝西相會車輿已
備望夫人易換袍服卽便登輿教了丫鬟將禮物服飾呈上
玉孃不敢固辭教老尼收了謝過眾官卽將一半禮物送
與老尼爲終老之資餘一半囑托地方官長與老尼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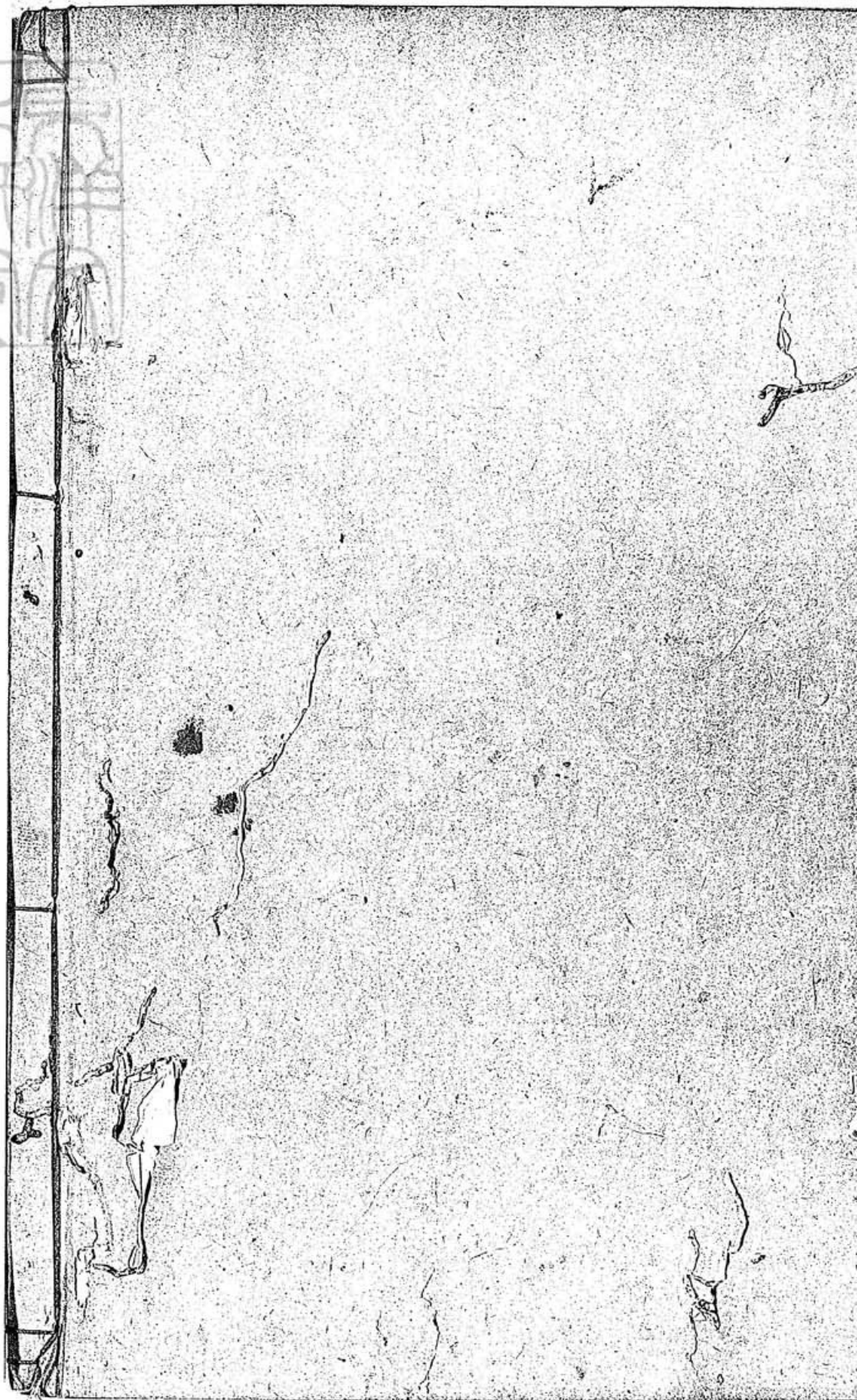
妻以禮改葬報其養育之恩又起七晝夜道場
一門老小好事已畢了髮將袍服呈上玉孃更衣到佛前
拜了四拜又與老尼作別出巷上車府縣官俱隨于後玉
孃又分付還要到市中去拜別顧老夫妻路上鼓樂喧闐
直到顧家門首下車顧老夫婦出來相迎慶喜玉孃到裏
邊拜別又將禮物贈與顧老夫婦謝他昔年之恩老夫妻
流淚收下送至門前不忍分別玉孃亦覺惻然含淚登車
各官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太守又委僚屬李克復率領
步兵三百防護車輿一路經過地方官員知得都來迎送
饋禮直至陝西省城那些文武僚屬準備金鼓旗幡離城
十里迎接程參政也親自出城遠迎一路金鼓喧天笙簫
振地百姓們都滿街結綵香花燈燭相迎直至衙門後堂

私衙門口下車程叅政分付僚屬明日相見把門掩上回
至私衙美妻相見拜了四雙入拜起來相抱而哭各把別
後之事細說一遍說罷又哭然後奴僕都來叩見安撫
喜筵席直餞至二更方纔就寢可憐成親止得六日分離
到有五十餘年此夜再合猶如一夢次日程叅政升堂僚
屬俱來送禮慶賀程叅政設席款待大吹大擂一連開宴
三日各處屬下曉得都遣人稱賀自不必說且說白夫人
治家有力上下欽服因自己年長料難生育廣置姬妾程
叅政連得二子曰已直加銜平章封唐國公白氏封一品
夫人二子亦爲顯官後人爲詩爲證

六日夫妻甘載別
分鞋今日再成雙

剛腸一樣堅如鐵
留與千秋作話談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